

老三的阿斯

福格里在花園地裡中，大約算是最幽僻的弄堂了。弄中的書寓，多捨不得裝點門燈，黑黢黢的弄堂，顯着‘十分悽慘’的景象，有人曾錫以‘桂花弄堂’的雅號，他說福格里出來的堂差，十九帶點木犀香的風味。這句話，我未敢贊同。不但生恐觸犯了福格里全體的女同志，猶怕對不起孔方和不曼兩位老友。

曾記得有位敝同鄉，請不曼在福格里吃花酒，不先生枉駕，隔了三年堂子，福格里竟未遷荆州。他的包車夫——江北小三子——更無足怪，盲人瞎馬，足足在廣西街頭漢口福州之間，兜了一個錦頭，究是不得其弄而入。幸虧不先生識至心量，折到新清和一家朋友的相好裏，問明路線表，才免了名落孫山。後來給那相好說了出來，形容不先生滿頭大汗，五中如焚的情景。一時傳為美談，惹我的北里志中，倒生添了一番見識。若沒有這段公案，今天孔方之招，我也難免為

111